

## 俄语称呼语的特点及其语用分析

汪 吉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提 要:** 传统的结构语法系统中, 称呼语属于句法研究范畴, 但它处于句法结构系统的边缘地位。对称呼语的分析暴露出了传统静态的、描写性研究方法的不足, 因为称呼语作为一种言语单位, 其语言实质主要源于意义和使用方面的特点, 而非其结构性能。我们提出, “称呼”也是一种言语行为, 对称呼语的研究应该在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中展开。

**关键词:** 俄语称呼语; 特点; 言语行为; 语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 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句法研究领域的一个术语, “обращение”(“称呼语”, 一译“呼语”)首次出现在Ф. И. Буслаев院士的专著《历史语法》当中。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称呼语”被看成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语言手段”。(Ф. И. Буслаев 1959: 277) 长期以来, 称呼语一直是传统语言学中研究比较薄弱的环节。在传统的结构语法系统中, 称呼语属于句法研究范畴, 但在其中占据边缘地位, 称呼语并未能够进入主要的句法结构系统。语法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主要在于: 称呼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单位? 是单部句中的呼语句? 句子成分? 抑或是一种特殊的连接词类? 还是简单句向复合句过渡的一个结构? 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同时, 对称呼语的分析也暴露出了传统静态的、描写性研究方法的不足。人与人之间互相称呼是维系人际关系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是言语交际的必要组成部分。说话人往往通过称呼语向听话人发出第一信息, 对自己和听话人进行定位, 而听话人从对自己的称呼中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目的, 从而为进一步交际做好准备。称呼语的使用不是随意的, 而是说话人依据客观存在和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同时称呼的使用又是多变的, 并且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集团性。不同的方言区, 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层, 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称呼语系统。称呼语既“称”也“呼”的功能只有在交际中才能充分实现。“说话人意义存在于词、句子和篇章等语言系统的不同层级上。”(李洪儒 2005:44) 而称呼语中则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语言中“人”的因素。以往对称呼语的研究往往只侧重其结构方面, 这是不全面的, 尽管称呼这样一个言语单位的实质正是源于其意义和使用而远非其结构。如果仅仅局限在句法—语义层面上, 传统语法学家无法在语句或命题范畴内给称呼语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 称呼语的许多重要特征和功能也就无从揭示出来。

### 2 俄语称呼语的特点

有关俄语称呼语特点的分析需结合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

20 世纪上半叶, 语言学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体系的研究上, 自 60 年代后半叶, 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言语分析层面。这一时期兴起的社会语言学, 主要致力于研究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对“称呼语”这一社会语言因素予以极大关注, 因为称呼语往往最鲜明地反映出语言对社会进程的依赖性和社会变革给语言所带来的影响。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 А. Д. Швейцер 等出版的一系列学术专著奠定了前苏联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目光被言语礼节的社会语言学特征深深吸引, 随即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在不同场合如何正确使用言语礼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都把称呼语视为言语礼节的一个重要单位, 因为它能够准确地指称听话人, 确定其社会地位, 同时给谈话定下一个总的基调——是正式的还是狎昵的、亲密的还是疏远的等等。该时期有关称呼语的研究特点总体上是列举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和书信中常用的礼貌用语句式。致力于言语礼节研究的语言学家如 В. Г. Гольдин (1978), 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79) 等对称呼语的研究渗透在言语礼节的研究当中。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对言语礼节这一课题进行过系统研究, 她在从 1977 年起出版的关于言语礼节的多本专著中, 系统论述了言语礼节的概念和功能, 分析了言语礼节情景的各个要素<sup>1</sup>, 在这些专著中都对称呼语展开了论述, 奠定了俄语称呼语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对我们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进入到上世纪 80 年代, 人们转而从交际—语用的视角来关注称呼现象, 试图运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传统语言学面对称呼语一直争论不休但又束手无策的问题, 称呼语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拓宽。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体现在 В. Г. Гольдин (1978, 1987), Л. П. Рыжова (1982, 1983, 1984), А. А. Акишина (1983), М. Л. Макаров (1985) 和 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87, 1989) 等论著中。但同时又结合并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称呼语同时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关注。作为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单位, 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在这里是交叉的, 因为两门学科都致力于描写交际行为。交际行为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言语活动就不单属于个人, 而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 具体的言语行为的社会评价也很重要。正如 М. Л. Макаров 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 “谈到称呼语的礼节属性, 不能忽视其社会指示属性, 社会指示确定谈话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 (М. Л. Макаров 1985: 114)。

把称呼语看成是言语交际单位并对其做出理论思考的语言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 В. Е. Гольдин (1987)。В. Е. Гольдин 首先提出了建立言语联系的宏观范畴及其次范畴——言语指向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речи) 或言语的针对性 (ад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和调节交际关系 (регуляция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这两个功能语义范畴。总的来说言语礼节单位都具备这两个范畴, 但它们在称呼语里却表现得尤为明显, 称呼语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言语的指向或言语的针对性。

社会因素通常会对语言产生直接的影响, “称呼语中体现着社会关系和社会变革, 是个语言的微型交际系统”。М. А. Оликова (1979: 4) 上世纪 90 年代, 随着俄罗斯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称呼语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语言因素, 最直接地感受和反映了俄罗斯的社会变化, 社会的变革首先在称呼语的变化、使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时间, 随着 товарищ, гражданин, гражданка 等社会通用称呼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一些比较具有弹性的称呼 Господа!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Сударь! Сударыня! Друг! 等重新又回到人们生活当中, 一些语言学家纷纷把相关研究的视角转向作为社会变迁晴雨表的称呼语。这一时期称呼语的研究特点相对来说比较具体, 语言学家们关注的是具体称呼语的词汇演变和旧称呼语的交替使用情况。如 Т. В. Маркелова (1995) 在《Обращение и оценка》一文中就回顾了从 господа 到 граждане 及 товарищи, 以及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又轮回到 господа 的整个动态变化过程。最后她得出结论说: господа 一词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 但同时词义较之以前有明显的弱化的倾向。除了这些具体使用的研究, 上世纪 90 年代关于言

语礼节的各项研究也在同时进行着。人们把称呼问题放到社会语言学、符号学、释义学以及与其他一些学科交叉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在有关称呼语研究的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 3 俄语称呼语的语用分析

#### 3.1 相关言语行为理论

总的来说，关于称呼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国外很多学者的重视，有关称呼现象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角度也从句法层次逐渐拓宽到社会—交际—语用层次。

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一词从词源上看，与“практика”（实践）同源，都来自希腊词pragma，原意为“做事、行为”（华劭 2003：216）。与传统的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它不是从静态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着眼，去描述语言事实，而是从动态的、人类活动的角度，联系着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言语行为。

现代语言学探索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如何使用语言，同时也在探索语言单位中如何体现人本身。Ю. Д. Апресян 曾经指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语言词汇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针对人、针对其内部世界、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其体力和智力活动、其目的和与其他人的关系、其对事件和状况的评价”（Ю. Д. Апресян 1995：18）。人的交际活动借助语言交换各种信息，以期达到交际和交际以外的目的，实现人们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为此不能不考虑到语言学中交际—语用这样一个研究方向。

交际属于总体意义上的人类交流，语用则与发话人、听话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关系、交际情景、相应交际单位的选择和具体使用及其某些社会性禁忌有密切的关系。同样，交际和语用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割裂的。运用交际—语用学方法描写语言，注重的是交际单位，并不考虑词素、词缀、词法及句法结构的语用性。从这一角度出发，交际—语用学描写的中心是交际单位。

语用学研究的是某一个语句在一个具体的场合发挥何种功能，即如何使用语言的学问。研究语言中“人的因素”是语用学的中心课题。Т. Г. Винокур 认为，“语用学较之其它语言学科更能反映‘人的因素’在语言认识发展方面的作用。现在语用学（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语言学广泛地、坚定地、始终不渝地显示语言功能与交际方面的那一部分”。（Т. Г. Винокур 1993：19—23）语用学对语言交际理论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描写核心就是言语行为理论。

其实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理论中，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他在《哲学研究》中已经提出：语言不只是用来陈述事实，人们用语言来达到多种多样的目的（徐友渔 1994：90）。首先完整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美国语言学家 Дж. Л. Остин (J. L. Austin)。1955 年他在哈佛大学所作的著名语言学讲座，于 1962 年以《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为题发表（前苏联学者译为《Слово как действие》）。这被视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奠基之作。奥斯汀在书中提出了十分有价值并引起语言学界、哲学界广泛关注的思想，即“当说出什么就意味着做什么，或在借助词语或在说话过程中，实现什么行为”（Дж. Л. Остин 1986：31）。这是奥斯汀推出的中心概念，也是他言语行为学说的核心。

根据奥斯汀等逻辑学家的观点，言语行为在言语过程中是一种三层结构：就对其被使用的语言手段而言是言内行为（locution, локуция），就对其被显现的目的及一系列条件而言是言外行为（illocution, иллюкуция），就对其所达到的结果、产生的效应而言是言后行为（perlocution, перлокуция）。这种三分法说明了话语内容层的多相性。

随后，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 Дж. Р. Серль (J.R. Searle) 丰富和发展了 Дж. Л. Остин 的言语行为理论。如果说，奥斯汀把言语行为理论看作是对孤立话语的意义的研究的话，那

么塞尔则把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语言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语言的功能就在于它形成了能够实现一定意图、达到一定效应并且使用一定手段的行为。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用构造语句的手段来实现某种意图的活动方式。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因此，语言交际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何兆熊 2002：95）。言语行为理论抓住了人们交际活动中“人的因素”这一中心环节，阐述了交际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表达说话人一定意图的语句，将语言的使用与一定的说话者联系起来，将语言符号的使用同“自我”对应起来。这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

### 3.2 俄语呼语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

“语言的活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人之间进行的”（何兆熊 2002：17）。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说话者与受话人在直接交际情景中所进行的言语活动，这一理论提出了一种颇有新意的交际情景模式，其中包括说话人（或者主体）、受话人（或者对象）、话语和交际场景。言语行为还包括交际意图、目的及结果。人们在交际过程当中所完成的言语行为必须参照交际一语用坐标“я—ты—здесь—сейчас”，将具体的说话人“я”和受话人“ты”、具体时间“сейчас”和具体说话地点“здесь”的所指对应起来。“я—ты—здесь—сейчас”这一语用坐标阐明了言语行为隐性或显性投射在其语言单位中的语法和语义本质。

实际上，言语行为概念并不神秘，我们日常交际中称呼、问候等都是言语行为，这一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认为，称呼不仅反映与受话人有关的概念，而且是说话人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对受话人想要表达的意图，即呼唤、吸引受话人的注意力，使其加入到交际行为中去，所以她将称呼这样一个言语行为解析为“я— ты — здесь — сейчас — имея мотив и цель — зову (называя) — чтобы включиться в контакт — в избранной тонально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обстановке, социальным роля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и т. д.)”即“我根据相应的环境、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相互关系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方式，在此时此地发出称呼的行为，是为了直接参与交际，实现交际动机和意图”（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98：113）。“我—你—此时—此地”这一语用坐标点明了隐性投射在称呼这一言语行为中的语义本质。从这个观点出发，任何一个称呼行为都具有隐性的现实情态性、现在时的说话时间和从第一人称指向第二人称的方向性（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98：112—113）。

按照这种解析方式，发出 Паша! 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也就具有以下涵义：“我”在此时此地，在非正式的场合，称呼“你”这个具体的、熟识的或者是亲近的人，希望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而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就相当于：“我”在此时此地称呼“您”这个具体的、认识的人，但也许彼此间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或者对方比较年长，在正式的场合下，希望在比较礼貌的基调下进行下一步的交际。

称呼言语行为的语义结构里有这样一些构成要素：作为客体、被引起注意的受话人（адресат）和行使这种行为的主体说话人（адресант），动机（мотив и цель）——引起受话人注意的必要性和与之相连的目的——在选定的基调内建立言语联系。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必不可少的。正在说话的人是“我”，对面听话的人就是“你”，而且“我”、“你”两个角色是交替轮换的。称呼语作为言语行为，首先召集受话人进入一个施为话语系统（система перформативных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即发出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Я хочу к вам обратиться. Я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称呼语的人称指示功能就是告诉对方“你（您）”已经被选定为交际对象。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指出：为了向对方请求，光有召唤（позвать）是不够的，很多情况下还要指称（назвать），即选择一个从发话人的角度来说最符合受话人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名称，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说，当面确定；对于认识的人，从一系列称呼中选择一

个在当前语境下最合适的称呼形式。所以称呼这样一个言语行为中又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言语行为：指称和呼唤（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94: 84）。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呼语又是最鲜明的礼节标志，具有礼节功能（этикетная функция）。“этикет”（礼节）这个词在法语中的最初意思是“标签”（этикетка, ярлык）。其实，我们在称呼对方的时候，无形之中好像也在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的“标签”（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82: 54）。

称呼不仅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思想情感，而且能完成多种施事行为（иллокутивный акт）。这一点对于形式上独立于句外单独使用的称呼语来说表现得格外明显。以“Коля!”为例，这样的—个言语单位，它所表示的客观内容就是对受话人的明确指称，这是从言内行为角度对它的分析；从言外行为角度看，由于受话人的身份，所处的地位、场合不同，说话人加上不同的语调，可能表示不同的目的，完成不同的如请求（просьба），指责（упрек），问候（приветствие），警告（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等等以言行事功能。如当老师让学生回答问题或上黑板解答时，他发出的 Коля! 实施的是祈使性言语行为；而当学生正在与同桌低语时，老师发出的 Коля! 实施的是指责性言语行为。说话人一方面指称、定位明确的交际对象，同时赋予话语—定的言外之力，表示自己的意图。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同一个称呼言语行为可以同时具备多种语用功能，它们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共同体现着说话者的目的和意图。

#### 4 结束语

称呼语虽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但由于它在传统上只被视为一种相对自由且相对独立的、较小的语法单位，所以历来不为语言学家所重视。我们认为，称呼语不仅是语法单位而且还是言语交际和语用单位。语法和语用的区别是明显的，不易混淆，在解释信息内容方面，前者通过抽象的形式化的系统规则，后者则体现为交际者的策略，或在特定场合下应具体遵循的原则和准则。鉴于此，我们应在前人对称呼语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称呼语的形态特征以及表达手段等，并综合运用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的相关理论，具体分析研究俄语称呼语的各种类型及其变异使用上的特点，深入了解这些言语现象本身所表示的交际、情态、语用意义，探讨其使用规则、制约因素，掌握它们的细微交际语义功能，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解释。希望本文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能对俄语学习者言语实践能力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 附注

1 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还从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修辞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诸方面系统阐明了言语礼节及其单位的特点，最后从心理语言学、伴随语言学以及语言国情学等多角度探讨了言语礼节及其教学问题。

####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1995 Хотеть и его синонимы: заметки о словах[A]//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C]. М.
- [2] Винокур Т. Г. 1993 Говорящий и слушающий[M], М.
- [3] Бушлаев Ф. И. 1959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
- [4] Гольдин В. Е. 1978 Этикет и речь[M], Изд.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
- [5] Гольдин В. Е. 1987 Обращени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6] Макаров М. И. 1985 Этикетные и регламент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обращений[A]//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синтаксиса[C]. М.
- [7] Маркелова Т. В. 1995 Обращение и оценка[J]//РЯШ, №6.

- [8]Оликова М. А. 1973 Обращ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нд. дис. [D]. М.
- [9]Остин Дж. Л. 1986 Слово как действие[J]//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 XVII.
- [10]Рыжова Л. П. 1982 Обращение как компонент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акта, канд. дис.[D].
- [11]Рыжова Л. П. 1983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бращения[A]//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текста[C]. М.
- [12]Рыжова Л. П. 1984 Обращение: нормы и правила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A]//Прагматик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C]. М.
- [13]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1977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в комментариях[M], София.
- [14]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1982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M], М.
- [15]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1982 Вы сказали: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в нашем общении[M], М.
- [16]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1994 Обращение[J]// РЯШ, №3.
- [17]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1998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единиц общения[M], М.
- [18]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2002 Культура общения и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M], М.
- [19]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2002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M], М.
- [20]何兆熊主编 2002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1]华劭 2003 语言经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2]李洪儒 2005 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 外语学刊, 第5期。
- [23]徐友渔 1994 “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社。

## Russian Address Terms: Characteristics and Pragmatic Analysis

WANG J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regarded as part of syntax in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 grammatical system, address terms only share a marginal status in syntactic structure system. Previous analysis of address terms also revealed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which are rather static and descriptive. In fact, as a unit of speech, the linguistic essence of address terms is derived primarily from their meaning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their structural composi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address” is also a form of speech act, and the study of address term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 work of pragmatics and social linguistics.

**Key words:** Russian address terms; characteristics; speech act; pragmatic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07-03-06

作者简介: 汪吉 (1976-), 女, 安徽绩溪人, 复旦大学俄语系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口语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